



南荣狸 著

帝王，看似无情却多情
江山美人，孰重孰轻

幸福总会在弹指间转瞬即逝，
但那熟悉的容颜、至真的深情
却永不会因为历史而湮灭。

梦回大唐

MENGHUI DATANG

继《大明宫词》后，文字版最恢弘的盛唐情歌！

超人气作者南荣狸古言巅峰之作！

最激烈的王朝霸业争斗，最揪心的宫闱言情传奇
你可以不看《步步惊心》，但是你不能错过《梦回大唐》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梦回大唐

MENGHUI DATANG
南荣狸 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回大唐/南荣狸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12.12
ISBN 978-7-5113-2954-7

I. ①梦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56971 号

●梦回大唐

著 者 / 南荣狸

策 划 / 周耿茜

责任编辑 / 文 箏

责任校对 / 高晓华

装帧设计 / 玩瞳装帧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 印张 17 字数 330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2954-7

定 价 / 29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目录

- 楔子 / 001
- 第一章 起死回生所为何 / 008
- 第二章 福祸两相依（上） / 023
- 第三章 福祸两相依（下） / 037
- 第四章 灭门之祸 / 050
- 第五章 获救 / 058
- 第六章 何为真相 / 071
- 第七章 宁不知 / 084
- 第八章 初入深宫 / 096
- 第九章 处处危机 / 110
- 第十章 再遇之时 / 121
- 第十一章 有名无分 / 133
- 第十二章 杀鸡儆猴 / 145
- 第十三章 刺客 / 157
- 第十四章 平步青云 / 169
- 第十五章 盲女闻香 / 183
- 第十六章 陈年往事——冷宫 / 195
- 第十七章 不如赐婚 / 208
- 第十八章 是福是祸？是喜是忧 / 220
- 第十九章 没了更好，失而复得 / 234
- 第二十章 本来如此 / 247
- 尾声 / 262



楔子

她一身锦衣华服，粉妆玉琢，秀眸惺忪，立于富丽堂皇的宫殿中，光艳逼人，似是画中娇。不和谐的是，如此美人手中持着一把正在淌着鲜血的长剑。在她面前横着无数的尸体，这些人都是被她斩杀的侍卫。

双眸淡然如水，流转间瞥向地上的那些尸体，完全不为所动。绛唇映衬着她凝脂般的肌肤，嘴角始终挂着一抹不屑的冷笑。

她，机关算尽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到头来得来的，竟然还是被诛杀。都说世间君王最无情，现如今只是因为曾经的一段情，和那个已经曝露的身份，他就要将她赶尽杀绝。

也罢！自始至终从未爱过，要砍要杀也都无所谓了。自她决定入宫那日起，就已经做好了有这一天的心理准备。匆匆浮华十几载，看尽人心险恶，要尽阴谋诡计，害尽可害之人，今日得此下场，也可以说是应有此报。

只是，她此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在临死前，不能见当年的那个人一面。相逢、相知于微时，却敌不过一个“命”字，注定他们两人无法生死相随。

当年，若听他相劝放下复仇之心，也许现在能同他过上闲云野鹤的生活；若不是一意孤行想要血债血偿，兴许两人现在已经儿女绕膝。

这个世间没有也许，有的只是现实的残酷。这一点，她早就已经清楚。可现在已经忍不住，想着如果没有这场荒谬的穿越，她的生活不会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“范淑仪，放下手中的长剑，本将可留你一具全尸！”男子一声呵斥，举剑直指一身华服、沾满无数鲜血的她。

陈玄礼从未想过，一名后宫的妃子，只是一个淑仪而已，在这样文弱的外表下，竟然有着如此了得的武功。一人砍杀他手下十几个精兵，那身杀气与霸气，终于让他明白为何在硝烟弥漫的后宫，她能设计王皇后，又一人独大。只不过，这样的女子终究逃不过红颜薄命。可叹可惜，谁让她姓尹文呢！

“全尸？呵呵呵……”她冷笑着举着剑指着陈玄礼，从喉咙深处发出低低的笑声，“你认为我现在还会在乎这些吗？于我来说，从未想过能活着走出这宫殿！”

“好！既然如此，本将军就不会再手下留情了！”虽然觉得可惜，但是毕竟皇命难为，就休怪他无情了！

两人拔剑相向，双剑激烈碰撞后发出刺耳的响声，一招一式互不相让。她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，而陈玄礼也绝对不会手下留情。



当长剑划过脸颊和脖颈，刺痛直钻内心深处。鲜血从她的脖颈和脸上溢出，染得原本的红衣更为鲜红。让陈玄礼惊愕的是，即便到了此时，她的脸上依旧挂着深沉的笑。

这笑容似乎是刻在了她脸上，不论受怎样的伤，她都那样笑着举剑应战。这样的举动，让陈玄礼忽然意识到，眼前的这个人是一心想求死的念头在同他战斗。

“既然要死，又何必垂死挣扎！”陈玄礼一剑划过她白皙的手掌，打飞了她手中的长剑，剑抵着她的下颏道，“不论如何都是死，何必让自己伤痕累累。”

抬头，还是笑。不同于方才的笑，现在这个笑容中，蕴藏着更多更复杂的情感。似乎，是有一种解脱的快感，甚至看着他的眼神是充满了感激之情。

“在杀你之前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”陈玄礼突然说。

“你是想问，为什么我要故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吗？”

她坐在地上，毫不理会身上的伤势，笑得轻而淡，语气似是经过了百年的沉淀一般镇定自若。

陈玄礼不得不承认，眼前的女子很特别，同样也十分聪明。他似乎能明白，为何有那么多男子倾心于她。只是，归根究底她只是把他们当做了棋子。是否有谁，曾经在她的心中停留过？

“是。以你的聪明才智，应当不难看出，那是武惠妃的计策吧。”

确实不难，甚至说一眼就能识破。但她终究还是甘愿落入这个阴谋中，问她为什么？兴许只是厌了，更兴许是因为……那个人的一番话。

“世间纷扰无数，后宫就似无硝烟的战场。你在这里斗了多久，就苦了多久。现在王皇后被变相软禁了，你的仇也报了，难道还不愿放手吗？”耳边回想起之前的那番话，不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，是他在临走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，“恐怕，你已经深陷这种谋算人心、尔虞我诈之中不可自拔了。应该说，你是乐在其中了吧。”

一切历历在目，眼前浮现出他着绛紫色常服的身影，那张熟悉的总是挂着温柔笑颜的脸，在他们再次相见时，已经变成了挤满惆怅与心酸的模样。

乐在其中？似乎她早就迷失了入宫的目的，从单纯想要报仇，变成了贪图权贵，得到了一些就想要更多。如今，回想起来，这一切都同报仇无关。

“你就当我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吧。”她笑着答，笑容中含着隐隐的释怀。

陈玄礼脸色一沉，他并非傻子，自然不会接受这样的答案。不过，这本来就同他无关，也没有追问的必要了。

举起剑，双目紧锁在她身上，眼中划过一抹犀利，寒光一闪即逝。

剑，滴落着鲜红的血。

她，倒在血泊之中。

华服与青丝散落在周身，当她铅华销尽见天真。

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。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宁不知倾城与倾国？佳人再难得！

举剑伫立着的陈玄礼，俯看着躺在地上的人儿，那张绝世倾城的脸上，含着隐隐的笑意，是一种纷扰皆抛的释怀之容。

“若当初，你选择的是岐王，现如今，便不会有此下场。”陈玄礼低声感叹着。

范淑仪和岐王之间的旧情，随着这一次她身份的曝露，也成为人尽皆知的事情。若说皇上是因为她的身份要她死，不如说是因为曾经那段和岐王的情。

“呵呵呵呵……咳咳咳……”她笑着咳着。

她不后悔，这条路是她选的，不论是怎样的结局，她都会去接受。倘若事情能够重新来过，她还是会这么做，还是会入宫报仇，为夺得后宫内一席之地而不择手段。

唯一不同的是，她一定不会让自己遇上他，即便遇上也不要相知相爱。这样，在她死的时候就能更为洒脱。

好想再见面啊，想在最后再看他的脸，在他熟悉的温柔笑脸下死去。还有那温暖的怀抱以及熟悉的声音，一切都那样地令她怀念。

她真的不希望之前那天的对话是他们之间说的最后一句话。那样的话作为道别，让她感觉异常心酸与凄凉，可是，她知道是不可能的了。远在岐州的那个人，是不会出现在这里的。

慢慢地合上双眼，感觉身体越来越冷，脑海中不断浮现的，是曾经两人在一起的时光。

他带着她逛夜市，还买了许多好吃的给她。

他在她危难的时刻救了她，收留她这个要犯在王府疗伤。

他看着她受累，想要带着她离开时的坚持。

他被她拒绝后脸上的无奈与惆怅，却依旧选择支持她、帮助她。

他因为她中毒，而彻夜守在病榻旁照顾她。

他明明知道她在利用他的时候，还是露出了宽慰人心的笑容。

.....

一切的一切，在生命走向终点的时候，不断地浮现着。两行泪水悄然从眼中滑落，温暖的泪水已经不知有多久没有出现了。

她化名范莫漓，寄托着她不希望他离开的心愿，同样也满怀着他的思念。

范莫漓，范莫离。此生无缘，来生再续。若再相遇，必许三世！

朦胧间，她似乎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站在前方，被无数光芒围绕。当光亮散去后，出现的是他熟悉的笑脸。

“漓儿，我来接你了……”轻声低语，简单的几个字，却比任何话语都要让人



心醉。

他来接她了，接她离开这个高墙红瓦的鬼地方。是来兑现他曾经所说的，要带她云游四海的承诺吗？

好，这一次，她将抛开一切跟随他。不要什么权力，不要什么虚名，不要那些只有光芒毫无价值的金银珠宝，她要的只是他，只是那份感情。

扶上他伸来的手掌，那份真实感和温暖感，让她在恍惚间以为一切都是真的。但是，她很清楚，远在岐州的他不可能出现在这里，更不可能带她离开。

所以，这一切都是梦，是一场美好的梦境。如果真的是梦，就永远不要醒过来吧。

抱着满是伤痕的人，款步走向大殿外。在与九五之尊狭路相逢时，他只是轻笑着看着那人。后者视线紧锁在伤痕累累的她身上，踌躇了一下，侧身放行。

“皇上……”身旁的侍卫想说什么，被李隆基阻止。

看着抱着自己妃子离开的那个人，连他这个九五至尊也无法阻拦。他的皇弟曾说过：“这个天下不是我得不到，而是不想得。”于他来说，已经占有了她几载，是将人还回去的时候了。

“皇上就让他们这么走了？”陈玄礼不解地问。

“不然，爱卿有更好的办法吗？”

闻言陈玄礼沉默了，他跟随李隆基这些年，自然也对天子之心有所了解。只是这一次，他不论怎样都想不明白，为何会如此轻易放人。只是一个岐王罢了，又岂会拿不下？若说真的是顾及兄弟之情，那也不必等到今日。

这其中的隐情，实在难以揣测。似乎，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这一切了。

“不过，即使走了，她也撑不过今日吧。”诡谲异常的笑自李隆基嘴角蔓延开，陈玄礼从他脸上的神情和方才的那句话中，似乎悟出了什么。

仰面望向万里晴空，在这秋日正浓的时节，能看见如此晴朗的天气，实属不易。他，身为当朝天子，执掌着江山社稷，却始终无法掌控住一名女子的心。

她甘愿用腹中的胎儿作为筹码，一直以来他都以为她那样做，是因为想要争宠，甚至为自己这样的猜测感到高兴。曾经想过，也许在某一日，她能真正成为他的范淑仪，像其他嫔妃一样围在他周身。

可到了今时今日，他才恍然大悟。从始至终，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报仇，都是为了向他报灭门之仇。而在她的心中，存在的那个人只可能是他的皇弟岐王。

既然不能得到，那他也不甘愿将人拱手相让。今日，就算他带走了她，到了明日所能见到的，也只不过是一具死尸而已！

尹文漓躺在床上，脑海中挣扎着浮现出一幕幕场景。她仿佛又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中，看着眼前陌生却意外存在熟悉感的地方。

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她为何会身处于此？是……死了吗？是在地狱吗？为何地狱会是这般模样？

“嘶……”胸前隐隐作痛，似乎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伤口。

如果是梦，也太真实了吧？竟然连这样的疼痛都能感觉到。如果真的死了，为什么还能感受到疼痛呢？她究竟在什么地方？是天之尽头了吗？

扯开胸前的衣衫，发现胸前有一道长长的口子，上面还敷着药粉。正疑惑时，一名男子走了进来。

这男子一身白衣，衣襟上缀着蓝色的花纹，看起来颇为出尘。她努力想看清对方的面容，可总是有些模糊，只能看到一个轮廓。

忽然一把匕首呈现在她眼前，她的心猛地掀起，疼得她几乎喘不上气，那一阵阵的感觉，就好像是被眼前这把匕首，一次又一次地刺着。

这样的感觉，是为什么？她为什么会对这把匕首，有着如此强烈的感知？

“这是你的，还给你。”男子这么说。

她伸手按着那把匕首，在触碰到那匕首的瞬间，整个人都像过电般颤抖起来，一把抓过匕首丢在地上。

好冷，她的心好冷，浑身都好冷，好想就这样蜷缩在小角落里，永远都不要再看见任何人任何事，不要再想起有关那个人的一切。

奇怪的感觉，她对这个陌生的环境，陌生的一切，却有着如此强烈的反应。脑海中，不停地浮现出一个名字……李隆范。

岐王，李隆范。她心系之人，从来未曾忘记，即便已经死了堕入地狱中，她依旧记着那人。她多希望，能带着今世的记忆轮回，等到来生与他再续前缘。

在离开皇宫之后，李隆范带着尹文漓快马加鞭地回了王府，为的就是想寻找那位久负盛名的天下第一神医。然而，天意弄人，此人竟然云游去了。

看着躺在床上神情十分痛苦的人，他的心被掀起至喉咙口。她身上的每一道伤痕，都让他如芒刺扎心，除了心痛还有愧疚，深深的愧疚。他恨不得替她承受这一切，恨不得当年哪怕是死，也要留下她不让她入宫。

这几年，他想尽办法瞒着她，甚至不惜让她承受肉体上的痛苦，只是为了让她知难而退，不要入宫受这份罪。然而，他终究敌不过她的坚持，也敌不过自己的心软。

替她安排一切，让她入宫报仇。本想即便如此，只要安排好一切，还是能够保她周全。事实呢？却是一次次的意外、一次次的惊险，到头来还让她陷入这样的结局中。

他错了，真的错了。

“今世若真有缘无份，来生一定海誓山盟，至死不渝！”

楔

子



她看见一名男子，坐在宏伟的大殿中，金冠置顶，有着威震一切的王者之气，嘴角噙着自负、高傲的笑，双眼似是能将天下尽收。

看不清对方的面容，却感觉那气息如此熟悉，似乎已经认识了很久很久。她的内心涌现深深的恨意，是那种即便让他死千百回，都无法磨灭的恨意。

是谁？她很清楚。这名男子叫李隆基，还是她尹文一族的仇人。而他之所以血洗尹文一族，只是为了一个荒谬的原因。

争权夺天下，免不了是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。可是，为何遭殃的是她尹文一族？他们只是普通人，而她甚至根本不属于这里。

画面迅速切换，她站在桂花树下，身旁站着一名绛紫色常服的男子，手中握着一把匕首交付于她。匕首十分精致，刀身镶嵌着一颗剔透的翡翠。

男子将匕首塞进她手里握紧她的手，一双黑眸紧盯着她说：“留着它，有它的陪伴，就似我在身边保护着你。”

温柔和熟悉的声音，她此生最想长相厮守，同样也是最不可能在一起的人。这是在临行之前，在她踏入那座高墙红瓦的监牢前，他所赠予的最后一样东西，也是唯一一件物品。

画面变得支离破碎，她感觉自己身处黑暗之中，四周阴森的感觉，让她有些不寒而栗。

忽而，一抹刺目的鲜红，在她的手中绽放。那妖冶的红色下，有绿色的衬托。这花开得格外艳丽，叶子碧绿碧绿。

“曼珠沙华，花开千年，花叶生生相错。”一个空灵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似是远古处传来，“而你手中的曼珠沙华，却生出了叶子。是因为怨恨吗？”

怨恨？她的怨恨是什么？

看着手中的曼珠沙华，从刺目的鲜红，转为深沉的绛红，最后扩散为浑然的黑色，在她手中蔓延，不停地蔓延着，似是要为她铺出一条道路。

“你若想转世为人，就必须收起你的怨气和恨意。”那个声音在耳边继续，而她站在原地，望着看不到头的黑暗。

“若放不下呢？”她说。尹文漓不懂，她为什么会这么说。不知为何，从方才起，心底就挤压着沉沉的恨意，那是一种怎样的恨意，因谁而起？

“那就存着那份恨意，转世后再复仇吧。”

“可以吗？”

“世间万物，皆有其因果报应。既然今世了却不得，何不留在来世……”

带着怨恨去转世吗？可是，她真的是因为怨恨而放不下吗？她是真的想就这么死了吗，带着最后最深的遗憾离开吗？

猛然间，熟悉的琴声传来，在整个黑暗的空间中回荡着。那是箜篌的声音，是他所弹奏的曲子。犹记得，当年凉亭中，伴着花瓣的飘零，那一首《宁不知》。

今日，再听这首曲子，泪水不禁决堤。熟悉的琴声，似是在诉说他们之间的故事。那一场称不上刻骨铭心、却又让人无法忘却的爱。

眼波如水，黯然神伤，双唇一抿即答：“宁不知所爱何人，宁不知何处栖身，宁不知此情何时休。”

三个宁不知，道尽她心中点点情殇。

三个何字，诉尽了悲伤的过往。

琴声中透着点点情殇，在曼珠沙华铺开的道路另一端，似是在呼唤她。当她踏上那条铺满彼岸花的路，一路走着，身后的花慢慢消失，最后，在她走到终点时，花瓣幻化成无数光点，光点扩散后照亮了黑暗。

“当知虚空生汝心内，犹如片云点太清里……”

真心与妄心，原非有二，不过迷觉之别，即迷时为妄，觉时为真。如海静时为水真也，动时为浪妄也，水与浪非二，亦只是动与静之不同耳。

摆脱迷惘后的她，朝着光芒深处走去，看见一双穿着褐色常服的、熟悉的双臂，正迎着她……



第一章 起死回生所为何

1

今天是2月14，尹文漓站在街边握着手机不时瞥上几眼。地球人都知道今天是情人节，偏偏有个没心没肺的家伙给忘了。不知是故意的，还是真的忘了。

公交不来，连出租都打不到。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相拥的甜蜜恋人，她心里就特憋屈。不经意地抬头，发现天空飘落零星雪花，不知不觉中竟然下起了小雪。

下雪的情人节对那些“连体娃娃”来说别提多欢乐了，而对她，这简直就是雪上加霜。

冷得瑟瑟发抖，不停地拨打着熟悉的号码，一次次的忙音让她很恼火。按了电话狠狠地低咒了句：“该死！”

踏着足足有7厘米之高的靴子，缓步走了起来。当然，她是不可能走回家的，那样会要了她的命。她现在要去找那个全世界最没情调的男人，看他今天到底是忙到了怎么个口吐白沫的境界，居然连一个电话都不接。

“可恶的混蛋，要是让我抓到你，看我怎么整治你！”谈了一年的恋爱，本已经很了解那个人多么没情调，不过她也忍了，谁让人家总是说“情调那玩意儿不能过日子”。

一路怀着不爽，足足走了半个小时，终于走到了他的办公楼下面。最后打了个电话，那个家伙依旧没接。尹文漓气不打一处来，踩着高跟鞋“吧嗒吧嗒”地就往前冲。

突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闯进了她的视线。定睛一看，那个拥着长发女人有说有笑的，不正是那个没情调的混蛋吗？

玫瑰花、巧克力、礼物，看着那个长发女人手中捧着如此丰盛的东西，尹文漓似乎懂了什么，紧握着双拳压制住想冲上去，一脚把两人踹进一旁喷水池的冲动。

“劈腿！”尹文漓咬牙切齿地低声暗骂，“还真的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啊！”

什么老实，什么没情调，都是骗人的！难怪说每个男人都擅长花言巧语，只是看他想不想发挥而已。

原来啊，不是他没情调，是他压根不想对她有什么情调。

“哈，我果然是个大笨蛋。活了二十多年，到今天才发现自己那么让人‘提不起劲’。”轻声冷嘲了下自己，尹文漓深吸了一口气，踩着高跟鞋大步流星地朝着

那两人走去。

边走边想着，她现在恨不得手里能有一筐臭鸡蛋，等会儿能冲着那对狗男女丢过去，就当泄愤也好。

随着逐渐的走近，尹文漓越发觉得那长发女人有点眼熟。“帅哥，买支玫瑰花送女朋友吧。”尹文漓故意捏着嗓子说。

“没看见我们有一大束嘛，走开走开。”劈腿男连头都不回地拒绝了，搂着一脸幸福的长发女人走着。

走到他们身后的尹文漓看清了那个女人的侧脸，瞬间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这不是别人，正是大她两岁的表姐。

这两个人，竟然……

尹文漓脑海中一片空白，不是因为伤心，而是震惊，她简直无法接受。

呵呵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
尹文漓想着不禁回忆起三个月前的事情，过年聚会，老妈缠着她把男朋友带去给大家见见。无奈下，她就拉上了当时相处了大半年的男友去了，当然那天表姐也去了。

那是两人第一次见面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勾搭上了。

“帅哥，你女朋友怎么长得更像你姐姐啊？”尹文漓捏着嗓子嘲讽地说了句。

“你怎么说话呢！”男人一回头，原本嚣张的气焰瞬间熄灭，瞪大双眼看着眼前的“不速之客”。

“文文……”

两人异口同声地惊呼，尹文漓一手提着包一手叉着腰，脸上挂着冷冷的笑容，眼中写满了鄙夷之情。

“那……那个……你……你听我说……”男人惊慌失措地想要解释什么，眼神在尹文漓和她的表姐间游走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，“我……我们只是……只是刚好遇上。”

呵，这么烂的借口都能说出来，这人真的够差劲。尹文漓在心里忍不住嘲讽这个男人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颇有一种瞎了狗眼的感觉，当初究竟看上他哪点了？怪哉。

“真巧啊，在情人节遇上可是缘分呢，还有鲜花、巧克力和礼物。”尹文漓瞥了眼表姐手里抱着的礼物，突然眼神一缩，一把抓过那只包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翻看了一遍。

果然，绝对是这个包，没错。这个混蛋竟然……

“我说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这个包是我之前用腻味了，然后让你拿去二手店卖的那个吧？”这不看到她都忘了还有这么一回事了，难怪总觉得好像有笔钱没拿到似的。



下一秒，男人傻了，表姐愣了，尹文漓乐了。三个人表情各异，心里盘算的事儿也是大相径庭。

男人想着怎么圆谎，表姐担心怎么下台，至于尹文漓似乎更乐意看戏。

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她竟然一点都没因为“被劈腿”而伤心，反而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，和这种渣男彻底说拜拜的好时机。

当然，在分手前怎么也要给他留下一个“深刻”的印象，不然就不是她尹文漓的作风了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和文文分手了吗？为什么……”表姐喋喋不休地询问着，那个男人明显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编故事。

“有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分手这种事情？”挑了挑眉鄙夷地看着眼前这个没用的男人。

“那个……”渣男很纠结地看着尹文漓，身边的表姐不停发来催促的声音，“文文，对不起，也可能因为你的工作太特殊了，所以我……”

工作特殊？呵！她不就是做保镖嘛，除了比较能打之外，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又不是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！这个男人，连分手的理由都那么“渣”。

“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想分手是吗？没问题。”尹文漓如此爽快地答应，让渣男有些诧异，不过她完全不理睬那人的诧异，继续说，“不过，从现在开始，我，尹文漓，彻底甩了你……对了，你叫什么来着？”

在场的两个人都惊了，尹文漓故意摆出无所谓的态度摆了摆手说：“没关系，反正我都甩了你，管你叫什么。我这个人是很善良的，不会问你要什么分手费的，更不会要你把我以前我送你的东西还给我。不过呢……”

伸手抓过那只包包，抱在怀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这个包包是我的，所以我不客气地要回了。”

可恶的混蛋，这玩意儿能卖好几千呢，可不能便宜了那个家伙。尹文漓想了想，着实觉得自己实在太大方了。谈恋爱一年多，送了那个混蛋不少东西，加起来好几万，不要回来真是亏啊！

哎，算了，就当是喂狗了吧。

尹文漓想着，耳边不时传来那两个人的争吵声，顿时觉得好几万都不算什么了，心情顿时大好。

“真是衰到死啊，情人节撞见男朋友劈腿，这还真是……”看着人流中百分之九十是双人行，尹文漓不禁感叹，“看来，今天又要是一个超级血拼日了！”

没见过失恋还这么欢乐的，尹文漓一个人提着两只包，踩着高跟鞋哼着小曲儿，一头扎进了最近的商场内。

“摆脱了渣男，神清气爽啊！GO！”

“浴血奋战”了两个多小时，提着大包小包走出商场，拦了辆出租车就走。坐

在出租车的后座，看着沿路的风景，渐渐地感觉眼皮越来越重，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。

开着车的司机看了眼后视镜，嘴角扬起一抹诡谲的笑。忽然，副驾驶上出现一个似有似无的身影。

“终于找到了，天命王妃。”司机继续开着车，他口中念叨着。

出租车朝着前方一路驶去，黑暗中不知道终点在何方……

2

延和二年二月十八日，绛州首富尹文府上一片混乱。

小姐投河了！

吓得丫鬟们倒了一片，她幸好被前来做客的表哥陆北翼救起。

请了大夫来看说已经没了脉搏回天乏术，一家上下哭得稀里哗啦。

尹文夫人跪在闺女窗前大哭，尹文老爷黯然流泪，而尹文老夫人一个激动晕厥了过去，府上上下下又忙活开了。

救人的陆北翼听说被救的人死了，惊得一时半会儿说不出话。他难得来做做客，居然就遇上了这样的事儿，最重要的是，死的还是他心心念念的表妹！

陆北翼站在门旁，看着床上躺着的人儿，心在淌血，同时，心里不停责怪自己，没能及时救起表妹。

翌日，尹文府上门口挂上了白色的灯笼，尹文大小姐死了，还是投河死的，成了众人茶余饭后讨论的事儿。

来拜祭的都是些达官贵人，尹文家上下披麻戴孝，看着灵堂上摆着的棺材哭成了一片。

“岐王！”不知谁喊了声，在场者的视线纷纷投向了门口。

岐王李隆范身着一席绛紫色圆领袍衫，剑眉明目，鼻正唇薄，俊美的脸庞挂着从容的神情，深邃的眼眸静静地注视着在场的人。

款步走近，向尹文老爷和夫人道了声：“节哀顺变。”

“王爷大驾光临，请上座。”

李隆范不言，看向一旁棺柩中躺着的人，神情一柔，露出了惋惜之情。

“本王听闻尹文小姐突然离世，顿感万分惋惜。还请尹文老爷与夫人，切勿太过悲伤。”说话间，李隆范走到棺柩旁，注视着躺在里面的人儿。

此刻，她依旧肤若凝脂、柳眉如烟，那样的绝世芳华。

为何如此突然？她就这么离开了？他都尚未给出答复，一切就变得不可挽回了。

莫非，真的是因他那句话，让她就此断了性命？

犹记得，她站在桂树下，轻咬薄唇时所说的那一句：



“今生今世，只此一人。”

屋里的宾客见岐王如此异样的神态，不禁觉得有些奇怪。一旁站着的陆北翼，看着李隆范，心中颇有些不快。

莫非，表妹曾经的心上人便是岐王？

可若真是如此，不可能没有任何风声传出，毕竟，对方可是岐王啊！

里堂的人惋惜声、哭喊声一片，殊不知此时，门外一名衣着褴褛的和尚正在和家丁较着劲。

“今日是我家小姐入殓之日，你要讨钱去别处吧。”

和尚捧着钵盂也没离开的意思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“还不到时辰，还不到时辰啊。”

家丁被唠叨烦了就赶人，不料那和尚长得老身手异常敏捷，三个家丁都近不得其身侧。

见情况不妙，一名家丁琢磨着去找救兵，刚走到花园，就遇上了出来透气的陆北翼。

“表少爷，门外来了个疯和尚，不要吃食也不要钱财，就是赖着不肯走。”

陆北翼一听，剑眉紧皱，道了句：“带我去看看。”就随着那家丁出了门。

刚到门口一看，着实被眼前的情景给气坏了，厉声道：“你们几个在做什么？今儿个是表妹入殓之日，你们居然在那里玩！”

几个家丁有苦说不出，在那里手舞足蹈完全停不下来。其实，并非他们想跳想闹，而是不知怎么就得就浑身不受控制了。

“表……表少爷……是……是那疯和尚……”一名家丁跳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连说个话都没得完整。

陆北翼打量了下一旁那名和尚，表面看来同普通和尚没什么区别，便说：“这位师傅，请问前来尹文府，所为何事？”

“贫僧不是来化缘的，只是想见见贵府的小姐。”和尚道。

“师傅，我家表妹昨日刚去了，今日是入殓，恐怕无法与你相见了。”陆北翼是个富贵人家出来的，比起那些家丁自然有礼许多。

听言，和尚不禁摆手摇头，似是并不认可陆北翼的话：“还不到时辰，还不到时辰呢。”

陆北翼不太明白和尚的意思，打量了下这衣衫褴褛的和尚道：“大师，请问您究竟……”

突然，和尚拍了下光亮的脑门惊呼一声：“时辰到了！”随即笑看着陆北翼说，“现在可以带我去见你家大小姐了，时辰到了……”

陆北翼开始怀疑眼前的和尚是个疯子，刚想说什么，话没出口就听见灵堂那

边传来了骚乱声，不知谁大嚷了句：“死人复活了！”

闻声，陆北翼连忙赶过去，一路看到宾客们慌忙逃跑，进了灵堂看见了惊人的一幕，

尹文漓坐在棺材里歪着头，看着一旁吓成一团的人，尹文夫人因为惊吓过度晕了过去，尹文老爷颤颤巍巍地抱着自家夫人不知该说什么。

李隆范看着惊人的一幕，惊愕地张着嘴，不知该作何反应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何她突然活过来了？这……

“表……表妹？”陆北翼扬声一喊。

坐在棺材里的尹文漓眨了下眼，狐疑地看着陆北翼。

此时，趁着慌乱混进来的老和尚走了过来，看着棺材里的尹文漓笑弯了双眼，道：“你终于来了，妙哉！”

尹文漓看着陌生的和尚和周围陌生的一切，脑子里一团乱。她不知道这是做梦还是怎样，方才还明明坐在出租车里的她，下一秒睁开眼居然躺在了棺材里，太不吉利了！

“姑娘，他们果然把你找来了。”和尚笑眯眯地说着。

“啊哈？你认识我吗？你是谁？这里又是哪里？为什么我在棺材里？”

她的包包呢？一堆战利品呢？出租车司机呢？还有……她为什么穿着古装？

和尚笑意更深，似乎对于尹文漓的提问感到颇为满意：“现在是延和二年二月十八日。姑娘，老衲有一言相赠，请你记得。”

尹文漓满脑子都在翻延和初年是什么时候，同时还在纠结这到底是做梦还是真的发生了什么。

“天降白虎，夏日之火，天命王妃，冬日之蝉。切记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一切顺应天命……”

说完，和尚就走出了灵堂，渐渐地消失不见了。

坐在棺材里的尹文漓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整个人都震惊了。

如果她的历史没差到不靠谱的境界，那么延和初年应该是在……唐朝！

也就是说……她穿越到了唐朝！

天啊！这不可能的，她没有投河，也没有被雷劈，更没有参加什么奇怪的实验。

可是，为什么她会穿越？而且，偏偏还是在情人节的夜晚。实在是……

“表妹，真……真的是你吗？”

陆北翼的话唤回了尹文漓神游的思绪，看着眼前陌生的男子，尹文漓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男子唇红齿白长得颇为清秀，虽然清秀却不女气，眉眼中透着儒雅之气，此时担忧的神情更为他添了几分英气，若放在现代必定是个受无数女人欢迎的主儿，

